

山水的缘起

吕植

2009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翁菱和我又一次聊起人与自然，以及我们都热爱的野生动物。令我们惊奇的是，科学与艺术有着如此共同的感受和关注。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以自然，环境和人类共同未来为主题的当代艺术展一定会在科学界和艺术界甚至更广泛的跨学科领域找到共鸣。艺术家和科学家一拍即合，而展览则被命名为“山水” - 既有传统中国自然观和艺术呈现的意味，又是我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名字。

2009年也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我们正式独立成为一个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这支小小的20多人的团队活跃在中国广袤的西部，立志在中国和世界高速发展的今天，寻找出一条能够在自然与人，传统与现代，当地与外界之间平衡发展的道路，实现“生态公平”。

这个理想缘于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刚刚起步不久，我随北京大学的潘文石老师在陕西秦岭进行野外大熊猫的研究。有一次，一只怀孕的毛冠鹿误闯到村里，村民们一拥而上追赶着，直到母鹿体力不支，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正当我想上前劝阻时，淳朴的村民由衷地对我说：你真有福气，有肉吃了！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很大：保护自然不能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能没有当地百姓的认同和支持。

然而作为科学家，如果停留在理论“应该做什么”“的阶段，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真正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如何做”。怀着这样的社会理想，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加入了国际的环保NGO，试图寻找可以使自然保护与当地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从启动四川王朗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到激励白马社区参与保护；从徒步探险4800米的可可西里，到翻越雪山到墨脱体验藏族传统的“神山”文化；我看到单一的工作方法在解决复杂环境问题时的苍白，也深感中国传统文化对基于科学的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启发。

抱着同样的志向，一帮年青人成立了“山水”。这只团队深入地实践如何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让自然保护得以实现，并成为社会主流。我们发掘根植于民间和文化中的思想和行动，促进草根保护力量的科学性和治理能力；我们引入市场机制来支付森林碳汇和水源保护等自然的价值，令参与保护的百姓受益；我们推动政府授权乡村社区，使之成为保护的主体。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效，让我们逐渐树立信心：一种体现生态公平的发展模式是可能的！“山水”所从事的工作犹如星星之火，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呵护与尊重。“山水”工作在熊猫和雪豹中间，在脆弱而美丽的三江源；我们相信中国智慧将为世界贡献人与自然持续共存的希望。然而保护自然的任务是艰巨的。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自然生态系统的恶化在持续，在加剧，一个，甚至十个“山水”都远远不够，我们所需要的改变来自人们的内心，来自更广大的人群。山水艺术展的目的正在于此：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山水之美，山水之殇，启发人们反思山水之救赎，并投身其中。